

<<九州志 VOL.013>>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九州志 VOL.013>>

13位ISBN编号：9787549209057

10位ISBN编号：7549209057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长江

作者：江南

页数：167

字数：21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九州志 VOL.013>>

内容概要

“我的剑，便连天地也劈得开。
”——江南领衔
“蔷薇之世”全新专题：《碎国名剑录》参上！
皇师利不想复活那只苍龙！
如果复活苍龙赢了棋，他宁可输掉这一局！
——震旦 | 凤歌
“我帮你们，也不过是因为上层命令要设法保全你们，可别以为我们就是什么朋友了。
”
她伸手，轻轻拭去修女眉心的一点冷汗。
“就算是真正的朋友……我也只能把她交给命运。
”
——锈蚀天使 | 萧如瑟叶宅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半晌呜咽一声：“那，我地理真的不好，要是，要是实在记不住呢？”
”
霍东野耸耸肩：“记不住你就死吧。
”——四色狐 | 白饭如霜 “你不去，我就放火烧了楚宫。
”白衣公子平淡地说，一字一句，认真无比。

——风中古卷?玉之略|苏梨叶四朝八国二百载，天下烽火惟一姓。

——十二国记?将君|零——行烟烟《将军 》、白饭如霜《四色狐》、江南《商博良》、萧如瑟《锈蚀天使》，精彩继续……

作者简介

江南，男，巨蟹座，安徽合肥人，中国著名青春小说作者，游走于青春与幻想创作之间，其作品以情节多变、人物热血、内容励志著称。

代表作《九州缥缈录》（6本）、《此间的少年》、《上海堡垒》等。

“九州”帝国的缔造者。

<<九州志 VOL.013>>

书籍目录

九州之星叶明瑁
特别策划?碎国名剑录江南/TRYLEA
碎国名剑录?承影ISOTONE/TRYLEA
碎国名剑录?荒古杵机ISOTONE/幻蓝坊主
碎国名剑录?影鳞江南/坏砚
碎国名剑录?大夏龙雀叶千河/TRYLEA
卷首语江南
十二国记?将君
将君 （连载二）行烟烟/大婚|皇后|海战
商博良 江南|魍魉|蛛巢|诱惑
四色狐白饭如霜/ziiii|深井|牺牲|混乱
锈蚀天使萧如瑟/白树修女|舞者|朋友
风中古卷?玉之略苏梨叶/阿琉楚王|魔像|出征
震旦 凤歌/李堃|寻踪|魔徒|逆鳞
绘画课紫澜羽/阿琉
皇极经天ISOTONE
胤周刊叶明瑁/汐钥
九州同学会叶明瑁

章节摘录

【九】 孩子咯咯的笑声从屋中传出，使人闻之心软。

屋门半掩，自外依稀可见里面烛光融融，暖意徜徉。

孩子幼小而柔软的身体伏趴在榻上，一双黑眼大睁，两只肉乎乎的小手拼命向上乱扬，极力想要去抓那一枚被娘亲捏在手中逗弄他的石镯。

他的娘亲此时笑容温和，注视他的目光中满是爱意，轻轻举起的右臂阔袖半滑，露出里面的縞色细罗以及一截雪白皓腕。

这幅画面过于美好和温暖，以至叶增驻足门口许久都不忍心进扰。

最后仍是秦一察觉到了他的气息，回首顾他，这才使得他回神，然后迈槛入内。

将手中外氅披上她的身子，叶增伸手去握她滑出衣袖的那截细腕：“深秋夜冷，当心着凉。”

他身上依旧是全副披挂，连佩剑都未解，显然是一回府便径往这边来了。

而他的到来似乎带来一股肃寒之气，连方才犹在榻上玩闹甚欢的孩子都不再出声，睁大的眼睛瞪得圆鼓鼓的，小小的身子向后拱退了几寸，竟是浑然戒备的模样。

秦一不禁轻笑，转首看他。

他此时虽脸色平和，然而紧抿的嘴角却泄露出他心中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般轻松。

今日本是淳王册后的吉日，然而乱事却一件件接踵而至——晋国出兵进犯淳国北境的战报于册后大典之上被人送至，其后朝中三公当众闯殿、叩谏淳王罢撤他手中军权，而淳王大怒之下竟当廷张表已欲举兵南下伐均之意，斥退三公之后更是即刻手诏，以他为此番征北行营大都统，令他挂帅北上，统淳国北面四大海军边营，东出海军抵御晋军。

她在府上虽未出门，可经人几番传报，也已闻得这一件件乱事。

睹他此刻神思，她已能揣度出他的心情，便只字未提国事，仅和缓一笑，回头看榻上，对正圆瞪双眼的孩子道：“瞧，爹爹一回府便来看你了。”

方九个月大的孩子虽半懂不懂她说的话，然而却仿若是雄性天成一般，瞬也不瞬地盯着这个闯入屋中的男人，半晌后又有些好奇地看向他腰间佩剑。

叶增本是抿直的嘴角渐渐上扬，伸手去抱这榻上的小人儿。

可谁知孩子却挣扎乱踢地不叫他碰，又扭头如小兽一般一口咬上他右手的食指，口中呜呜地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含着他的手指怎么都不肯吐，不多久便有黏滑的婴儿口涎顺着他的指腹滑下。

秦一先是惊讶，待看见叶增手足无措的模样后又笑出声，轻声提醒道：“器儿近来在长牙。”

他于是微微镇定，却又听见她道：“你叶将军平日里军务繁忙，一月中能有二三日回府时器儿还未入睡便已难得，他见你眼生，不叫你碰亦是常理。”

他又转而尴尬，遂低头看咬着自己手指死也不肯放的孩子，神情渐紧，似乎在琢磨该怎样下手。

这一大一小竟如对峙一般，互盯着对方不肯挪眼。

片刻后，叶增放弃思考，直接用蛮力抽出右手手指，同时伸出左手一把扯住孩子背后的衣衫，将他狠狠地提至自己面前：“好小子，牙还没长全，便敢咬你爹了？”

孩子悬在空中的身体不停地扑腾，一张小脸挣得涨红，然而没过多久便如泄了气的牛皮袋一般软了下来，仅那一双眼犹睁得圆鼓鼓的。

秦一下意识站起，便见叶增反手一托，将孩子向上轻抛出去。

她一声惊呼卡在嗓间未出，又见他展臂将落下来的孩子稳稳抱住，一把扛上肩，探手揉了揉孩子的脑袋：“小子，此番记住你爹了罢？”

孩子经他这般一抛一接却未哭闹，先前圆瞪的双眼此刻一点一点眯合，小身子趴在他肩头，须臾后竟咯咯地笑出声来，两只小手四处乱舞，俨然喜欢上了这游戏。

秦一方才紧提的心此时落定，瞅着这一大一小，略无奈地扬起唇角。

叶增亦展笑容，将孩子慢慢地放回至榻上，但见他的小眼神黏在自己腰间不动，便又伸手解下佩剑，搁在了孩子身前。

孩子如获至宝一般扑上去，胖乎乎的小手好奇地抠摸冷硬的铁鞘，小嘴微张，眼中又是兴奋又是好奇。

秦一起先担心孩子会因年幼无知而不小心为剑所伤，待见孩子仅是摩玩剑鞘、毫不知晓其中深藏利刃，这才略略放心，转眼去望叶增。

他此刻神态松弛、意态和缓，眼底注有笑意，身上俨然已洗去之前刚回府时的肃冷之气。而深深缓解了他心中僵紧情绪的，无疑便是方才与儿子的这一番玩闹。

似乎知晓她在看他，他立刻回首转顾，伸掌牵过她的手腕，笑道：“器儿聪巧之度，像你。”“才这点大，便喜欢这些兵武利器，”她故意蹙眉瞅他，假意担心，“却是像谁？”

他只是笑，看向孩子的目光中添了一点期冀。

因见他此时心情转好，秦一这才稍稍敛容，将话题引向国事，简单问道：“几时出征？”

“明日正午。”

他答，似乎也怠于多解释，只是脸上笑容微泯。

边疆战事紧急，王诏既下，他便断无耽搁军情之理。

纵是他心中不豫孟守文此番仅为了令他再树战功威名而坚持令他挂帅北征的决定，却也须按章行事，在告退出宫之后，他便亲自前去点校了天翎军五千兵马，令其携备粮甲，作为他此番出征的麾下亲兵随他同赴北疆。

当年河南战场上他麾下众多校兵都已因功拜将、如今于备大边军中各领兵马，天翎军中的这些精兵们又何尝不羡慕于此。

故而今日北疆战报一经传布，受他点校入北征亲兵阵中的校兵们几乎是个个雀跃、热血难当，无一不渴望能够经此役而一战拜将。

麾下士气高涨自是好事，但他却无法如这些士兵们一般雀跃。

良久，他终是未多言，仅将她的手腕又攥得紧了些。

她感到疼痛，却未做声，悄然伸出左手，轻轻覆在他的手背上，缓缓摩挲了一阵儿，觉出他绷紧的身子渐渐松缓，这才将他的大掌拉下来，勾住他的手指。

他低头看进她眼中，那如同初见一般温和宁静的目光顿时令他卸下心防。

他清晰地忆起当年在王宫中与她初见的那一夜，她立在马场边，拢着红色阔袖向他轻柔进言的模样，那字字句句曾经那般知解他心，又终助他得偿所愿。

“北疆四营将兵戎边又何尝容易。”

“叶增冷不丁地开口，竟对她道出心中不悻的原由，”北海大营的彭泽成将军效力于北疆凡三十年，论资历声望、海战经验，此番都应由他挂帅御敌。

而今我堂皇受命，挂帅于北疆宿将之前，这才是真正的僭位夺功。

且我本不擅海战，此番虽未必会与晋军兵戎相见，然倘有万一，我一人安危事小，贻误数万将兵事大。

为将之道，本不该如此。

王上今日之诏，我心实难然之。

“秦一静思，然后轻叹：“你只顾你的为将之道，却不曾体会到王上的心思与难处。”

“叶增闻言皱眉，却示意她说下去。”

“王上对你的心思，‘所亲所信’四字足以括之。”

至于王上的难处，”她盯住他，声音轻低，“倒是不难理解。

北疆诸将多为先王旧臣，与朝中世家老臣过从亦密，当此将要举兵南伐之际，王上定不欲国中除你之外还有身拥人望、能够统兵南下的另一将选，此外王上亦需顾虑待京南诸地大举发兵、京畿南面兵防无可重倚之后，这身后北面会否不慎有乱——朝中老臣们的态度你今日在殿上当是看得分明，倘若北海宿将此番护国保疆尽得人望，待你将来挥师南下之后，你焉知他们不会挟北疆诸将之威做出什么对王上不利的情况来？

王上深解历朝之中的腌臢阴旧之事，又岂会予北疆将领此番筑立大功的机会？

“叶增将她的话听得一清二楚，闷塞的胸臆一时霍开，摇头唱道：“我却没想过这许多。”

然王上既是如此顾忌北疆诸将，将来我若一朝领军南下，王上岂非亦会疑我身拥重兵于外，会有不臣之心？

“秦一未摇头亦未点头，只是道：“我方才已说，王上对你的心思，无外乎便是‘所亲所信’四字

除非王上将来不肯再信你——”她略停顿一下，“但这又哪里可能？

”她的唇边滚过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可神色却淡了下去，“你虽将统兵南下，但妻、子俱在毕止，王上怎会不知你是至情至性之人，有妻、子在此，你在外便绝无一丝不臣的可能。

”她这话瞬时勾起他的歉疚之意，叶增定望着她，开口想要说些什么，然而却被她伸手覆口，未能说出一字。

“我并无怨你之意。

”秦一脸色逐渐回暖，复又冲他展颜一笑，“我十六岁与你相遇，深知在你心中何事最重，其后二年虽未能得见你一面，然而我却仍是等到了你来娶我——既然那时都等过来了，这往后又有什么等不得的？

”叶增颇为触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可表心中之情，只径直将她拥入怀中。

硬甲之下他的心跳得沉而有力，覆在她背后的手掌暖而厚实，一如当初。

半晌后，她才听见他附在她耳侧开口，其声肃冷，其情深热：“我叶增能娶你为妻，是至幸矣！终我此生，所立战功，五分属我，更有五分当属你。

”她抿唇，眼角亦笑得微微扬起：“我又岂是图你战功？

只望后世史官若为你立传，我能与你合传入史，世转星移，不必分离。

”【十】秋日连天放晴，然而毕止王城今夜却显得异常阴冷。

白日里前朝发生的诸件乱事所带来的影响亦波及到了内宫之中，孟守文震怒之下独自闭殿，至入夜时分仍未出来，俨然未曾考虑过那个才被册为淳国王后、被礼官们送往内宫中等着与他依制完礼的蛮族公主。

礼官们久等之后自然焦急，几番前去政殿请驾，都被王上的随身内侍斥回。

一筹莫展之际，恰见方从史馆出来的齐凛，因知其一向因才深得王上器重，忙将其拦住，请他代为入谒劝视王上。

齐凛试图推拒却不得，只好勉为其难地寻了个借口叩殿求见，随后竟当真被通传允入。

而他入内不久便又退出来，并未说自己是如何劝服王上的，只道王上愿意驾幸王后寝殿，只是不允礼官相随，亦不愿在今夜再行繁礼。

礼官们看见齐凛一副不甚晴朗的脸色，便知王上怒意依旧未消，遂也识相地不再进言，纷纷退走。

殿外乌云掩月，深夜轻风旋树而起。

孟守文未乘辇驾，出昭明殿后便缓慢地信步朝王城内宫西面走去。

内侍手持红纱珠络宫灯在前为他引路，可他的面孔却被这带了红晕的弱光映得更加暗色重重。

一路走，这天色一路黑下去，未了竟有几滴雨珠落下。

他仰脸视天，却被鳞次栉比的宫阙高墙遮挡住了视线，无光的天幕如盖般倾扣而下，将他逼得又慢慢放平了视线。

身后的内侍持伞靠近，却被他冷冷挥退。

然而不知为何，他心头残存的怒焰竟一时被这秋夜碎雨浇熄，连烦躁的心绪亦为这暗色无边的压抑天幕所渐渐平复。

很奇怪的感觉，但他内心深处却徐徐吐出一口浊气。

P031-033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